

知足齋文集
一



知足齋文集

(一)

朱珪 著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

福寧府志序

壽陽縣志序

應州續志序

高平縣志序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雁蕩山志序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寶坻王氏家譜序

樂府正義序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贅說序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張白蕤詩序

裕軒詩集序

今雨堂詩稿序

四圖集璣序

淺山堂詩鈔序

孟鄰堂文鈔序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慎餘齋詩鈔序

研經堂集序

成惟識論序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贈朱昆池序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第二卷

碑記論說解傳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明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重修藍田書院記

崎江書院記

積川書塾記

筆花書院記

重修嶺縣文廟記

六一泉三堂祠記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無前知論

滋德堂說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易言心解

孔子不出妻解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黃芳度傳 史館作

王節婦傳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陳聖周家傳

翟瞿園家傳

邱府君家傳

黃衡州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臧禮堂家傳

第三卷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諡莊節馬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呂君慕堂墓誌銘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章淳菴墓誌銘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太子少傅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襲三等子誥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鄭敬夫墓誌銘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內閣典籍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保靖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前陝西漢興道陳君墓誌銘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告在家食俸特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尙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第六卷

跋 祭文 行狀 哀詞

跋蔡葛山先生文集

跋湯葯岡師又占齋詩存

跋王緱山手蹟

跋蔣秋涇師詩鈔

書馮氏家藏誥狀劄付後

書盧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書孟子四考後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公祭阿文勤公文

公祭梁薌林師太翁文

祭王文山先生文

代作

祭勵衣園光祿文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公祭同年印淞汀吏部太翁文

祭沈未齋先生文

祭劉文正公文

祭劉東明文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祭寶閣學母太夫人文

代其門生作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祭徐舅母婁恭人文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劉母王太君行狀

臧禮堂哀詞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大興朱珪著

序

福寧府志序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奉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運使錢塘徐君。而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隄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於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將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簿暇。數漏刻燭。不假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該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覲縷緯繡。無關於口者。偉哉。真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繼百七十年之緒。刻期於歲月。誠不可

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閩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者。予尤嘉是書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爲序。以告後之覽者。

壽陽縣志序

仁和龔君宰壽陽三年。旣勤於民。興於學。乃以所修縣志示予。而請爲序。予讀之。簡嚴有條理。其於壽陽受陽之辨。桃水洞過之脈。尤明核。非儒者不能爲也。壽陽東走井陘。西掖太原。隗太行之項。地固且衝。民俗剽疾。君勤問疾苦。蠲其裨政。進民之秀者。而講勸治鑄之。又旌禮其孝子節婦。以風勵之。蓋斷斷乎儒者之治矣。予獨感人之仕宦。如傳遽耳。而愛樹之勿剪。桐鄉之奉嘗。其入人之深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以自壽於斯世者。獨知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憶在鎮院。發官書。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寧監司胡公盡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察其治應。果有意行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咸舉君對。中丞曰。可。遂薦之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予。予歎曰。君真不恕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

周隋書。不始於唐明矣。吳君搜考甚善。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由。則在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朱邪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應之於唐。不以爲幅地矣。戴君又疑陰館澤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勘工之右衛。反自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經代岳鎮。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面雁門。時吳君道謁。問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達。險關不戒。豈足探源流。辨華離哉。國家關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在閭闔。予行次威魯助馬口。關邊垣。攬形勢。蓋天下一家。民之畋宅生成於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爲也。豈獨治應哉。

高平縣志序

傅君令高平之三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於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戴孝廉純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踰太行。踰天井。道出高平。考所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於兩間。嘉徵沴劫。惟其所值。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塵躡之場者。今皆畛畷聚落。蕃華作息。鷄犬不驚矣。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儉。上黨之風尤醇。官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殷庶。歌勞動苦。可不知其所自。

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禾連穎。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勉。而茲書益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珪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外。未謁羣神。戊申冬。齎使盧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於明史。本傳通鑑輯覽彰彰也。鑾駕親臨。御書標列。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珪以城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謁天竺。歸而靈雨三日。仰惟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於誠之不可掩。斯理也。聖賢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百吏治民於明。百神治民於幽。皆代天之職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於人上。其善惡公私。彰輝感應。捷於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身愛人而極於參贊。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於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鄩。宋災用馬于四鄩。鄩庸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

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弃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志之修。其於成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食斯土者。其共凜斯義。以施實德於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闕靈慳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郭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漱齧。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嶙峋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鑿。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爲帝釋真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亂。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鉞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勍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猿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南夾隴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